

蜀山劍俠傳

近代小說



傳天劍山圖



山 剑 侠 图

著 点
主 校
楼 凌
珠 邱
还 邵



漓江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一）

还珠楼主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7×1092 1/32 印张11.0625 插页2 字数252,3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SBN 7-5407-0292-3

·229 定价：3.60元

目 录

第一回	月夜棹孤舟 巫峡啼猿登栈道	(1)
第二回	天涯逢知己 移家结伴隐名山	(9)
第三回	舞长剑 师徒逞身手	(14)
	上峨嵋 烟雨锁空濛	
第四回	云中鹤深山话前因	(14)
	多臂熊截江逢侠士	
第五回	见首神龙 醉道人挥金纵饮	(20)
	离巢孤雏 赵燕儿别母从师	
第六回	鹤舞空山 侠客惊蛇怪	(25)
	云迷蜀岭 孝子拜仙师	
第七回	名山借灵物 仙侠夜话	(29)
	古洞斩妖蛇 父女重逢	
第八回	擒淫贼 大闹施家巷	(33)
	逢侠路 智敌八指僧	
第九回	林中比剑 云中鹤绝处逢生	(39)
	寺内谈心 小火神西行求救	
第十回	古庙逢凶 众孝廉禅堂遭毒手	(49)
	石牢逃命 憨公子夜雨越东墙	
第十一回	拯孤穷 淑女垂青	(5)
	订良姻 醉仙作伐	

第十一回	潜心避祸 小住碧筠庵 一念真诚 情感追云叟	(77)
第十二回	白日宣淫 多臂熊隔户听春声 黑夜锄奸 一侠女禅关歼巨盗	(89)
第十三回	周轻云学道辟邪村 金罗汉搬兵五云步	(104)
第十四回	天都峰白侠遇凶僧 镇云洞红药逢仙侶	(114)
第十五回	齐漱溟访道入名山 苟兰因深闺失爱女	(123)
第十六回	散家财 合籍注长生 承衣钵 一门归正果	(132)
第十七回	闲寻幽壑 巧遇肉芝 独劈华门 惊逢妖蛇	(137)
第十八回	惊怪异 深宵闻厉声 策群力 仙崖诛毒蟒	(146)
第十九回	独抱热肠 芝仙乞命 劝服灵药 侠女多情	(150)
第二十回	金蟬初会碧眼佛 朱梅误中白骨箭	(159)
第二十一回	金罗汉访友紫金流 许飞娘传书五云步	(168)
第二十二回	晤薛蟒 三上紫金流 访异人 结嫌白鹿洞	(179)
第二十三回	小孟尝结客挥金 莽教师当场出丑	(192)

第二十四回	望门投止 赵心源门内接银鏢 渡水登萍 陶孟尝江心观绝技	(200)
第二十五回	赛仙朔三次戏法元 小孟尝二番逢矮叟	(213)
第二十六回	白露横江 良朋谈往事 青霓掣电 侠女报亲仇	(219)
第二十七回	逐洪涛 投江遇救 背师言 为宝倾生	(228)
第二十八回	得青霓 余莹姑下山 认硃砂 素素因感旧	(238)
第二十九回	金鞭崖陶钧学剑 碧筠庵朱梅赴约	(246)
第三十回	烛影忽摇红 满殿阴风来鬼祖 剑光同闪电 香林黑月会妖人	(252)
第三十一回	力诛四寇 周侠女送友碧筠庵 夜探强敌 醉道人飞身慈云寺	(261)
第三十二回	弥天星雨 两次破金蚕 彻地金光 一番诛丑怪	(267)
第三十三回	秘笈误良朋 三世重逢始结师生完夙孽 寒月森剑气 四侠倾盖同施身手探慈云	(276)
第三十四回	小灵猴僧舍宣淫 女昆仑密室被困	(285)
第三十五回	密室困昆仑 艳艳红霞飞剑惊芒寒敌胆 禅林逢异教 漠漠黄雾迅雷忽震散妖氛	(293)

第三十六回 诛淫孽 火焚色界天 (305)
救丽妹 大闹慈云寺

第三十七回 访能人 马夜叉独上玄阴宫 (317)
窥秘戏 柳燕娘动情天魔舞

第三十八回 颁束勒令 四剑侠奉命回武当 (328)
齐集广场 众凶邪同心敌正教

第三十九回 宝镜散子母阴魂 诸剑仙斗法完小劫
神雷破都天恶煞 一侠女轻敌受重伤
..... (339)

張

第一回

月夜棹孤舟 巫峡啼猿登栈道
天涯逢知己 移家作伴隐名山

四川峨嵋山，乃是蜀中有名的一个胜地。昔人谓：“山水多奇，而峨嵋尤胜。”这句话实在不假。西南神秘家山上的庙宇寺观，不下数百。每年朝山的善男信女，不远千里而来。加以山青水秀，层峦叠嶂，气象万千，那专为游山玩景的人，也着实不少，后山的风景，尤为幽奇。自来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茂林幽谷，大都是那虎豹豺狼栖身之所。游后山的人，往往一去不返。一般人妄加揣测，有的说是被虎狼、妖魔吃了去的，有的说被仙佛超度了去的，聚讼纷云，莫衷一是。人到底是血肉之躯，意志薄弱的，占十之八九，因为前车之鉴，游后山的人也就渐渐裹足不前。倒便宜了那些在后山养静的高人隐士们，省去了许多尘扰，独享那灵山胜境的清福。

四川自经明末张献忠之乱，十室九空。往往数百里路，无有人烟，把这一个大天府之国，闹得阴风惨惨，如同鬼域一般。满清入关后，疆吏奏请将近川各省如两湖、江西、陕西

的人民，移入四川。加上四川地大物丰，样样需要之物皆有，移去的人民，大有此间乐不思故土之慨。这样的宾至如归，渐渐的也就恢复了人烟稠密的景象。

且说在康熙即位的第二年，从巫峡溯江而上的有一支小舟，除操舟的船夫外，舟中只有父女二人。一肩行李甚是单薄，另外有一个行囊甚是沉重，好象里面装的是铁器。那老头子年才半百，须发已是全白，抬头看人，眼光四射，满脸皱纹，一望而知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那女子年才十二三岁，出落得非常美丽。依在老头子身旁，怡声下气的，指点烟岚，问长问短，显露出一片天真与孺慕。

这时候已经暮烟四起，暝色苍茫。从那山角边挂出了一轮明月，清光四射，鉴人眉发。那老头儿忽然高声说道：“那堪故国回首月明中！如此江山，何时才能返吾家故园啊！”言下凄然，老泪盈颊。那女子说道：“爹爹又伤感了！天下事各有前，徒自悲伤，也是无益。还请爹爹保重身体要紧。”

正说时，那船家过来说道：“老爷子，天已不早，前面就是有名的乌鸡嘴，那里有村镇，我们靠岸歇息，上岸去买些酒饭吧。”老头说道：“好吧！你只管前去。我今日有些困倦，不上岸了。”到了目的地，船家们便各自上去了。这时月明如画，他们父女二人，自己将带来的酒菜，摆在船头对酌。正在无聊的时候，忽见远远树林中，走出一个白衣人来。月光之下，看得分外清楚，越走越近。那人一路走着，一路唱着歌，声调清越，可裂金石。渐渐离靠船处不远，老头一时兴起，便喊道：“良夜明月，风景不可辜负！我这船上有酒有菜，那位老兄，何不下来同饮几杯？”白衣人正唱得高兴，忽听有人唤他，心想：“此地多是川湘人的居处，轻易见不着北人。这人说话，满嘴京城口吻，想必是我同乡。他既约我，说不定倒要扰他几杯。”一边想着一边走，不觉到了船上。二人会面，定睛一

看，忽然抱头大哭起来。老头说道：“京城一别，谁想在此重逢！人物依旧，山河全非，怎不令人肠断呢！”白衣人说道：“扬州之役，听说大哥已化为异物，谁想在异乡相逢！从此我天涯沦落，添一知己，也可谓吾道不孤了。这位姑娘，想就是令媛罢？”老头道：“我一见贤弟，惊喜交集，也忘了教小女英琼拜见。”随叫道，“琼儿过来，与你周叔叔见礼。”那女子听了她的话，过来纳头便拜。白衣人还了一个半礼，对老头说我看贤侄女满面英姿，将门之女，大哥的绝艺，一定有了。”老头道：“贤弟有所不知，愚兄因为略知武艺，所以闹得家败人亡，况且她一出世，她娘便随我死于乱军之中。十年来奔走逃亡，毫无安处。她老麻烦我，叫我教她武艺。我抱定庸人多厚福的主意，又加以这孩子两眼煞气太重，学会了武艺，将来必定多事。我的武艺也只平常，天下勇将甚多，所学不精，反倒招出杀身之祸！愚兄只此一女，放心不下，所以一点也未传授于她。但望将来招赘一个读书种子，送我归西，于愿足矣。”白衣人道：“话虽如此说，我看贤侄女相貌，决不能以丫角终老，将来再看罢！”

那女子听了白衣人之言，不觉秀眉轩起，喜形于色；又望了望她年迈的父亲，不觉又露出了几分幽怨。白衣人又问道：“大哥此番入川，有何目的呢？”老头道：“国破家亡，气运如此，我还有什么目的呢？无非是来这远方避祸而已。”白衣人闻言喜道：“我来到四川，已是三年了。我在峨嵋后山，寻着了一个石洞，十分幽静，风景奇秀，我昨天才从山中赶回，此处我教了几个蒙童。我回来收拾收拾，预备前往后山石洞中隐居，今幸遇见了大哥。只是那里十分幽僻，人迹不到，再来招赘。你如不怕贤侄女害怕，我们三人一同前往隐居以后，尊意如何？”

老头听说有这样好所在，非常高兴，便道：“如此甚好，但

不知此地离那山多远？”白衣人道：“由旱路去，也不过八九十里。你何不将船家开发，到我家中住上两天，同我往旱路走去。”老头道：“如此贤弟先行，愚兄今晚且往舟中。明日开发船家，再行造府便了。但不知贤弟寓居何处？你我俱是避地之人，可曾改易名姓？”白衣人道：“我虽易名，却未易姓。明日你到前村找我，只须打听教蒙馆的周淳，他们都知道的。天已不早，明天我尚有一个约会，不来接你。就此不远，^{离此}我在舍候驾便了。”说罢便与二人分手自去。

那女子见白衣人走后，便问道：“这位周叔父是爹爹常说与爹爹齐名，人称齐鲁三英的周琅叔父吗？”老头道：“谁说不是他！想当年我李宁与你二位叔父杨达、周琅，在齐鲁燕豫一带，威名赫赫。你杨叔自明亡以后，因为心存故国，被仇人陷害。如今只剩下我与你周叔父二人？尚不知能保性命不能，此去峨嵋山，且喜得有良伴，少我许多心事。我儿早点安歇，明早上岸吧！”

说到此间，只见两个船家，喝得酒醉醺醺，走了回来。李宁便对船家说道：“我记得此地有我一个亲戚，我打算前去住上几个月，明早我便要上岸。你们一路辛苦，船钱照数开发与你，另外赏你们四两银子酒钱，你们早早安歇罢！”船家听闻此言，急忙称谢，各自安歇不提。

到了第二天早上，英琼父女起身，自己背了行囊包裹，辞别船家，径往前村走去。行约半里，只见路旁闪出一个小童，年约十一二岁，生得面如冠玉，头上梳了两个双丫角。那时不过七八月天气，蜀中天气本热，他身上只穿了一身青布短衫裤。见二人走近，便迎上前来道：“来的二位，寻找我老师周淳的么？”李宁答道：“我们正是来，你是如何知道？”那小童听了此言，慌忙纳头便拜，有所不知，昨夜我老师回来，高兴得一夜未睡，

1 好 累 呢

忽见师伯与师姊。今晨清早起来，因昨天与人有约会，不能前来迎接，命我在此与师伯引路。前面就是老师他老人的蒙主，老师赴约去了，不久便回，请师伯先进去坐一会，吃点早点罢。”

李宁见这小童仪表非凡，口齿伶俐，十分喜爱。一路言谈，不觉已来到周淳家中，虽然是竹篱茅舍，倒也收拾得干净雅洁。小童又到里面，搬了三副碗箸，切了一大盘腊肉和一碟血豆腐、一壶酒，请他父女上座，自己在下横头侧身相陪，说道：“师伯请用一点早酒罢。”

李宁正要问他话时，他又到后面去端出三碗醋汤面、一盘泡菜来。李宁见他小小年纪，招待人却非常殷勤，愈加喜欢，拿了一面酒菜，便问道：“小世兄你叫什么名字？几时进尺来师父读书的？”小童道：“我叫赵燕儿。我父本是明朝翰林，鹤落越死于李闯之手。我母同舅父逃到此处，不想舅父又复去。忽听我家十分贫苦，没奈何只得与人家牧牛，我母与大户下人影一些活计，将就度日。三年前周先生来到这里，因为可怜一株参宦家之后，叫我拜他老人家为师，时常周济我母子，每日教我读书和习武。周老师膝下无儿，只一女，名叫轻云。去年村外来了一个老道姑，也要收我做徒弟。我因为有老母在堂，不肯远离。那道姑忽然看见了师妹，便来会我老师。谈了半日，便将师妹带去，说是到什么黄山学道去。我万分不舍，几次要老师去将师妹寻回来，老师总说时候还早，我想自己去，老师又不肯对我说到黄山的路。我想我要是长大一点，故此，我去将师妹寻回来的。我那师妹，长得和这位师妹一入山，你眉毛上没有师妹这两粒红痣罢了。”

再来指点。了这一番话，只是微笑，又问他会什么武艺。燕后，也自资不佳，只会一套六合剑，会打镖接镖。听老师如是事很大，过些日子，还要请师伯教我呀！”

正说之间，周淳已从外面走进来。燕儿连忙垂手侍立，英琼便过来拜见世叔。李宁道：“恭喜贤弟，你收得这样的徒弟。”周淳道：“此子天分倒也聪明，禀赋也是不差，就是张口爱说，见了人兀自不停。这半天工夫，他的履历想已不用我来介绍了。”李宁道：“他已经对我说过他的身世。只是贤弟已快要五十的人，你如何轻易把侄女送人抚育，是何道理？”周淳道：“我说燕儿饶舌不是？你侄女一走，正是她的造化呀！去年燕儿领了一个老道姑来见我，谈了谈，才知道就是黄山的餐霞大师，有名的剑仙。见你侄女轻云，说是生有仙骨，同我商量，要把轻云带去做她末代弟子。李兄连燕儿一齐带不是，因为他有老母需人服侍，只把轻云先带了去。如此良机，一带，是求之不得，你说我焉有不肯之理？”

害。如今李宁听了此言，不禁点头。英琼正因为她父亲不教她武去峨嵋山，心眼许多不痛快，一听周淳之言，不禁眉飞色舞心头明早上岸打算。周淳也自觉察，便向她说道：“贤侄女，你大概是说心喜吧？若论你世妹天资，也自不凡，无庸我客气，若论骨格品貌，那及贤侄女一半！餐霞大师见了必然垂青。你不要心急，早晚自有机缘到来寻你，那时也就由不得你父亲了！”李宁道：“贤弟又拿你侄女取笑了。闲话少提，我们峨嵋山之行，几时动身？燕儿可要前去？”周淳道：“我这里还有许多零碎事要办，大约至多有十日光景，我们便可起程。燕儿有老母在堂，只好暂时阻他求学之愿了。”燕儿听了他师父不要他同去，便气得哭了起来。周淳道：“你不必如此！无论仙佛、英雄，没有不忠不孝的。我此去又非永别，经过数十里路，我每月准来一回，教授你的文武艺，能像从前朝夕共处而已。”燕儿听了，思量也是无泪。

李宁道：“你蒙馆中的学童，难道就是燕儿？”

道：“我前日自峨嵋山回来，便有入山之想。因为此间宾主相处甚善，我在归途中救了一个寒士，此人名唤马湘，品学均佳。我替他在前面文昌阁寻了寓所，把所有的学生，都让他去教，谁想晚上便遇见了你！”李宁道：“原来如此！怪不得除燕儿外，不见一个学生呢！”周淳道：“燕儿也是我介绍去的，因为你来家中，没有长须奴，只好有事弟子服其劳了。”

言谈片时，不觉日已沉西。大家用过晚饭，燕儿又替他父女铺好床被，便自走去。只有英琼听了白日许多言语，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已三鼓左右，只听见隔壁周淳与燕儿说话之声，一会又听他师徒开了房门，走到院中。英琼轻轻起身，在窗隙中往外一看：只见他师徒二人手中各人拿了一把长剑，在院中对舞。燕儿的剑，虽是短一点，也有三尺来长。只见二人初舞时，还看得出一些人影，入后免起鹞落越舞越急，只见两道寒光，一团瑞雪，在院中滚来滚去。忽听周淳道：“燕儿你看仔细了！”话音未毕，只见月光底下人影一分，一团白影随带一道寒光，如星驰电掣般飞向庭前一株参天桂树。又听“咔嚓”一声，将那桂树向南的一枝大枝槿削将下来。树身突受这断柯的震动，桂花纷纷，散落如雨。定睛一看，庭前依旧是他师徒二人，站在原处。在这万籁俱寂的当儿，忽然一阵微风吹过，檐前铁马兀自丁东，把一个英琼看得目瞪口呆。只见周淳对燕儿说道：“适才最后一招名叫‘穿云拿月’，乃是六合剑中最拿手的一招。将来如遇见能手，尽可用它败中取胜。我一则可怜你孝道，又见你聪明过人，故此将我生平绝技，传授于你。再有二日，我便要同你师伯入山，你可早晚于无人处勤加温习。为师要安睡去了，明夜我再来指点于你。”言罢，周淳便回房安歇不提。燕儿等周淳去后，也自睡去。

如而是三日，英琼夜夜俱起来偷看。几次三番对她父亲说

要学剑，李宁被她纠缠不过，又经周淳劝解，心中也有点活动，便对她道：“剑为兵家之祖，极不易学。第一要习之有恒，第二要练气凝神，心如止水。有了这两样，还要有名人传授。你从小娇生惯养，体力从未打熬，实在是不适宜。你坚持要学，等到了山中，每日清晨先学养气的功夫同内功应做的手续。二三年之后才能传你手法。你这火暴脾气，到时不要又来麻烦于我。”

英琼听了，因为燕儿比她年幼，已然学得很好。她父亲之言好像是故意难她一般，未免心中有点不服。正要开口，只见周淳道：“你父所说甚是有理。要学上乘剑法，非照他所讲练气归一不可。你想必因连夜偷看我传燕儿剑法，故你觉得容易，却不知燕儿学剑时苦处。我因见你偷看时那一番诚心，背地劝过你父多少次，才得应允。你父亲剑法，比我强得多！他所说的话丝毫不假，贤侄女不要错会了意。”李宁道：“琼儿，你不要以为你聪明。这学剑实非易事，非凝神养气不可。等到成功之后，十丈内外尘沙落地，都能听出是什么声音来。即如你每每偷看你世叔何以能知道，也就如此。这点眼前的事物如果都不知，那还讲什么剑法？幸而是你偷看如果另一个人要扒在窗前行刺，岂不在舞剑的时候，就遭了他人的暗算？”英琼听了他们二人之言，虽然服输，还是放心不下，又偷偷去问燕儿，果然他学剑之先，受了若干的折磨，下了许多苦功，方自心服口服。

光阴易过，不觉到了动身的那一天，一千学童和各人的家长，以及新教读夫子马湘，都来送行。燕儿独自送了二十余里，几次经李、周三催，方才挥泪而别。

第二回

舞长剑 师徒逞身手
上峨嵋 烟雨锁空濛

话说李、周父女三人辞别村中往山中行去。他们三人除了英琼想早到山中好早些学剑外，俱都是无挂无牵的人。上游山玩景，慢慢走去。走到日已平西，方才走到峨嵋山下。只见那里客店林立，朝山的人也很多，看去非常热闹。三人寻了一家客店，预备明早买些应用物品，再行上山，以备久住。一夜无话，第二天，三人商量停妥，李宁担任买的是家常日用物件，如油盐酱醋米面酒肉等。周淳担任买的书籍笔墨，及锅灶水桶等厨下的用品。末后又去买了几丈长的一根大麻绳。英琼问：“这有什么用？”周淳道：“停会自知，用处多呢！”三人行李虽然有限，连添置的东西，也自不少。一会雇好脚夫，一同挑上山去。路上朝山的香客，见了他们，都觉着奇怪。他三人也不管他，径自向山上走去。起初虽走过几处狭仄小径倒也不甚难走，后来越走山径越险，景致越奇。白云一片片，只从头上飞来飞去，有时对面不能见人，英琼直喊有趣。周淳道：“上山时不见下雨光景，如今云彩这样多，